

孙惠芬 著

《当代》书丛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0112817

I247.5
1161



201128172

⇒《当代》书丛

上塘书

孙惠芬 著

SA673/07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塘书/孙惠芬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4.7

(《当代》书丛)

ISBN 7-02-004641-X

I. 上… II. 孙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0434 号

责任编辑:脚 印 杨新岚 责任校对:常 虹
装帧设计:何 婷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上 塘 书

Shang Tang Shu

孙惠芬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6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.875

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0

ISBN:7-02-004641-X/I·3547

定价:24.00 元



作者像

目 录

引子	1
第一章 上塘的地理	5
第二章 上塘的政治	33
第三章 上塘的交通	59
第四章 上塘的通讯	97
第五章 上塘的教育	121
第六章 上塘的贸易	149
第七章 上塘的文化	185
第八章 上塘的婚姻	243
第九章 上塘的历史	273

引子



升起，离上塘那么近，似乎就在房东的田边地头，知道，却是远得不能再远，就和公鸡的叫声一样，实际上，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。日头从另一个世界上塘这个世界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晨蹦出的小鸡，活脱脱地诞生了。

夜一旦降临，上塘便黑下来。上塘黑下来，房屋、院子、屯街、草垛、田畴、土地便统统睡着，进入梦乡。上塘读过书的人都知道，地球是圆的，它绕太阳转时，这一半黑了，另一半就亮了；这一半睡了，另一半就醒了。即使没有读过书的老辈人，也从电视上知道这一点。美国“9·11”事件后，有人在街上说：“听说没，美国大楼夜里被飞机炸了。”就有老者纠正道：“咱们是夜里，美国当地时间是白天。”

当地时间，上塘人清楚，就是和上塘时间正好相反的那半球的时间。可是，不管他们多么清楚那半球的时间和这半球的时间不是一个时间，一觉醒来，他们还是觉得他们的时间就是那半球的时间，他们的感觉告诉他们，上塘黑了，地球就黑了，上塘醒了，地球就醒了；他们的感觉还告诉他们，夜是一只蛋壳，一只放大的蛋壳，它是被公鸡啄破的。那公鸡，是上塘的公鸡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的公鸡。因为每到凌晨三四点钟，上塘的公鸡就叫起来，它们抻着脖子，一遍一遍。它们的叫声，本来是从鸡窝里传出来的，可是因为透过墙缝，穿过了夜空，震撼了大地，仿佛就是来自那半球的声音；它们的叫声，本来只响了一个时辰、十几分钟，可是因为它们不停地重复，一个一个传染，在家家户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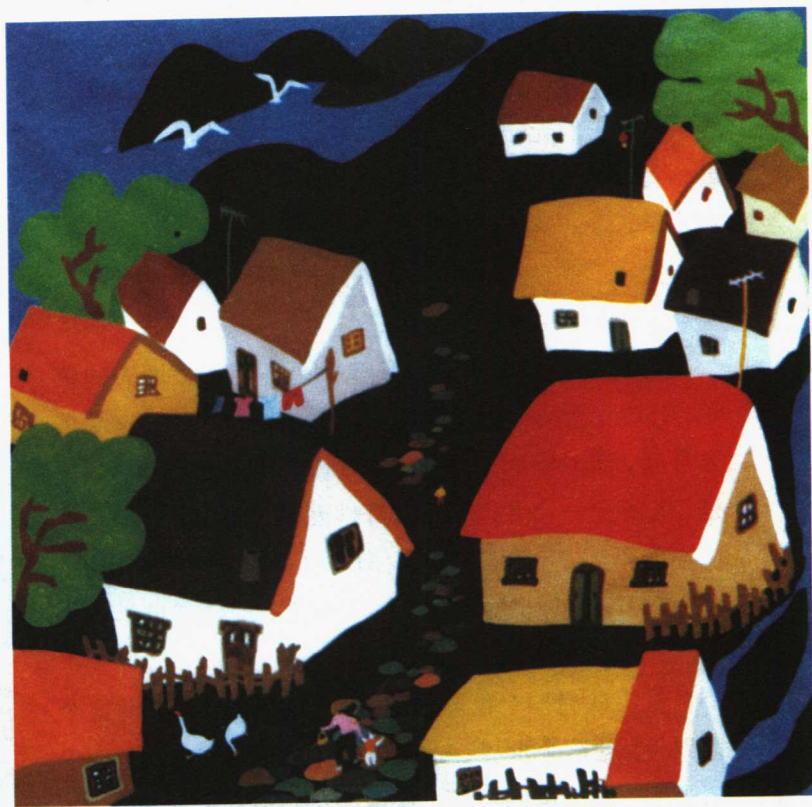
的院子里此起彼伏，在上塘人听来，仿佛响了一万年之久。

上塘的夜那么厚，厚得无边无际，厚得就像三座大山，可是，上塘的公鸡一叫，夜就透了亮，大地就抬了头，万事万物就苏醒过来。上塘的鸡们和人们，和大地上的万事万物，一同被夜孕育、孵化、成长，仿佛鸡长得最快，它们无法忍受蛋壳的束缚，率先挣脱黑暗，接着，上塘的人们，便扭动了风门，打开了鸡窝鸭窝，抽动了草垛上的草，点燃了灶坑的锅底，接着，房屋醒了，院子醒了，草垛醒了，屯街醒了，蛋黄一样金灿灿的日头从大地抬头的地方升起来了。

日头蛋黄似的从东方升起，更证明了上塘人的感觉，公鸡把蛋壳啄破，蛋黄便明晃晃地露出来。它从东方升起，离上塘那么近，似乎就在房东的田边地头，可是，若等上一会儿，等它离开地面，你才知道，却是远得不能再远，就和公鸡的叫声一样，恍如来自那半球。

它升起来，看似在眼前，实际上，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，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，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，活脱脱地诞生了。



第一章

上塘的地理



是一个村庄。一个很小的，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。它位于黄海北岸，离海边不远。你若是内地人，一听说在黄海北岸，又离海边只有十几里，会以为它是一个上的人家。其实不是的。海没关系，潮起潮落听不见，孤帆远影望不到，滩涂养殖没上塘一分一寸，吃鱼腥，还要走十几里路，到集市去买。

上塘，是一个村庄。一个很小的、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。它位于黄海北岸，离海边约十几里的路程。你若是内地人，一听说在黄海北岸，又离海边只有十几里，会以为它是一个渔村，是海边上的人家。其实不是的。

上塘与海毫无关系，潮起潮落听不见，孤帆远影望不到，滩涂养殖没上塘一分一寸，偶尔馋了，想吃鱼腥，还要走十几里路，到集市去买。

上塘地图上没有，地图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，就是没有上塘。有一年，一个刚学过地理的学生，不晓得他眼中的上塘那么大，为什么地图上没有，一个劲儿问地理老师，老师被问得不耐烦，火了，大声道：“回家问你爷好啦！”

那学生回家，真的就在饭桌上问他爷，谁知，他那根本没读过书的爷，愣怔一会，也火了。他爷火了，当然不是冲着孙子，而是冲那个制造地图的人，他摔了筷子大声怒吼：“上塘这么大，又是地又是道，光人就好几百，地图上为什么没有？”

吼完，思谋一会，觉得不对，又接着吼：“地图上有没有算什么，难道能把上塘从地球上抓了去不

成?!”

上塘从地球上抓不去，自然是经历了岁月的检验。上塘近八十年，曾发生过两次特大洪水。第一次，是五十年代末，那次雨并不大，但下了三天三夜，水从十几里外的海边漫过来，先是漫上河套，然后一点点吞没稻田，镜子一样一望无际，吓得上塘人在屯街上大喊大叫，说完蛋啦，这回可完蛋啦。谁知，挺过第四夜，第五天天一亮，发现水仿佛一个遭到棒打的贼似的，偷偷回落了，万顷大田得意洋洋露出水面。第二次，是八十年代中期，雨水瀑布似的从天而降，只五个小时，就迅速淹没河塘、稻田，漫上屯街的老井，吓得人们纷纷回家打理行装，准备逃走。可是，就有性格倔犟的人坚决不走，他们眼见着水浸了院墙，进了屋子，上了炕，上着上着，不知怎么，再也不上了。水不但不上，还接到什么命令似的，乖乖地后退，当它退出屋子，顺河塘滚滚而下，向十几里外的黄海流去，立体的上塘，又凸现在大地上了。

只不过经了水的浸泡，稻田里的稻子趴到了地上，河塘的塘底淤了泥，土炕的炕基塌陷下来，但毕竟，地还是地，房还是房，上塘还是上塘。

上塘是一个大水冲不去的村庄，四十几户人家。几百亩水田，几百亩旱田。水田，分布在南边，在一条水塘的四周；旱田，分部在北边，在一块坡地的腹部，屯街上的人家，便坐落在旱、水之间，如同捆在腰间的一条腰带。

上塘，指的既是南边的水田，又是北边的旱田，更是水、旱之间的腰带。上塘的上，是针对河塘而言，河塘低洼，又在腰带下面，从低洼往高处走，需步步登高，于是，也就有了上塘。实际上，应该叫塘上。

不过，叫什么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太阳一出来，就照见了这个村庄。它实实在在，近在眼前，光彩夺目。地垄紧紧贴着大地的腹部，若是春天，阳气上升，地垄上有雾霭浮动，飘飘渺渺，梦一样；河流不息地穿地而过，若是夏天，雨水湍急，须草在两岸荡来荡去，仿佛传说中鬼怪的头；屯街忠诚地守护在家门口，若是秋天，地里的庄稼成熟，人和马一同忙于收获，进进出出，空气中，人的呵斥声和马蹄的哒哒声在耳畔盘旋，犹如一首美妙的歌；房屋坚实地耸立在屯街之上，若是冬天，天寒地冻，屋檐上挂出串串冰凌，屋里的蒸汽顺门缝溢出，化掉了风门上的霜花，玻璃由暗迅速透明，冰凌刚才还又粗又长，太阳出来，一瞬间化成了水滴，仿佛变魔术一般……这时，你会觉得，上塘根本不是什么村庄，而是一个偌大的物体，这个物体，既是视觉里的，又是听觉里的，既是流动的，又是凝固的，河里的水声和街上的人声相呼应，田里朦胧的雾气和冰凌耀眼的水汽相叠印，它们加到一起，便构成了一个立体的、独属于上塘自己的生命。

上塘是立体的。这当然不光指听觉里的声音、视觉里的形状，更重要的，是上塘有一眼老井，叫高丽井，四丈多深。它坐落在屯街中央，有光滑的井台、青色的石壁、石壁上长满绿色的青苔，青苔间爬着数条被辘辘



上的绳索磨出的沟痕。据说，是一百年前住在这里的高丽人打的。

虽然好多年不再有人使用，但它的存在，对上塘是重要的，它让上塘人知道，他们的存在，既有着房屋一样的高度，又有着井一样的深度。有一年，一个孩子掉进井里，孩子的父亲顺绳索下去救，没有救出。一个没有救出孩子的父亲，从井下上来，如果不是哭得背过气去，至少也该捶胸顿足，可是那做父亲的，从井下上来，静静地扫一眼大家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不用救了，俺儿正和一群高丽小孩儿在井下玩呢。那里也是一个村庄，住的全是高丽人，男女都穿长袍，说话叽里哇啦。比上塘好，有宫殿，有花园，有摇钱树，简直是天堂。”

听的人们，都以为这父亲是救不出孩子，突然间神经错乱，就有人上去掐他的人中，谁知他嗷叫一声，一本正经道：“你们不信是不是，不信俺带你们下去看。”

自然是没有人相信，也没有人愿意跟他下去看，可是，如果有谁家小孩子调皮捣乱，做父母的管不住，就说：“再不听话，就送你到井下高丽人那里去。”

那孩子不敢再捣乱是自不必说的，然而久而久之，孩子长大，长大的孩子又做了父亲，再教育孩子，说：“再不听话，就送你到井下高丽人那里去。”这上塘与一百年前的高丽人，就有了微妙的联系。

上塘的井下，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，究竟住着多少高丽人，是仅仅一个小孩儿，还是一个村庄，是否也像上塘一样，有着水田、旱田，有着水、旱之间的一道腰带，没人知道。它只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，上塘，有

着一百多年的过去，上塘与一百年的过去，只隔着四丈的距离。

上塘与过去隔着多长距离，对上塘也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用这么短的距离，亲近着这么久远的过去，足见上塘是何等的结实，何等的厚实。

2

上塘的腰带上，有三条街：前街，中街，后街。街与街的间距，不过三十米。跟井下一百年的距离差不多。

然而一百年的过去和近在眼前的现实，终归是不一样的。过去再近，只能想象，不可琢磨。现实的上塘，前后街人家，只要打开风门，就鸡犬相望了。前街人家要是有人不小心放了个屁，后街人家就可听到一声响亮的“不”，后街人家夜里睡觉不慎忘了挡窗帘，夫妻之间的亲密就被前街人家看了去。后街上王德生家的三儿子王三儿，因为缺心眼儿打了半辈子光棍，好不容易经人介绍讨了个兽医的女儿，结婚那天，客人刚刚散去，就把媳妇拖到炕上做事儿，那媳妇虽然也缺心眼，但却知道大白天做那事儿让人笑话，坚决不从，嘴被王三儿的嘴堵着，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。她呜呜地叫，意思是让王三儿挡上窗帘，王三儿哪里肯等，扑倒媳妇再不放松，在媳妇身上上下下翻腾，关键时咬着媳妇耳朵大叫。结果，第二天，就有无知少年集合起来，拖着几个女孩，到野地里去温习。他们压在女孩身上，也上下翻

腾，也咬着女孩耳朵大叫，结果，那被压在下边的女孩，于吉安的女儿于玲，因为过度惊吓，得了恐惧症，一听到声音，就满街疯跑，害得男孩父亲赔了好几千块钱。

所谓街，是由房子派生的，先有房子，才形成了街。上塘的房子，新旧差别很大，分老、中、青三代。老的，大都在前街。

房子老，跟人老是不一样的。人老了，要掉牙、秃顶、腰杆佝偻，而上塘的老房子，不但不掉牙，不秃顶，不腰杆佝偻，反而比新房还要气派，有威严。当然那气派，也是旧有的气派，威严，也是过了时的威严，砖是一尺见方的方砖，墙显得又敦厚又壮实，瓦是深垄宽沟的灰瓦，盖在房顶上让人觉得又厚重又深沉，房檐四角，雕有飞龙图案。说是龙，仔细看，像毛毛虫，其实是非龙非虫，四不像。外墙正中，镂有一尺见方的空阁，作为供奉神灵之用。神灵怎么会钻到墙里，大概只有墙知道。

正房两侧，还有东西厢房。厢房和正房一样，举架庄重，砖瓦厚实，一律有供奉神灵的空格，一律有木格窗户，窗户外面，都斜对着大门门口。那门口，九尺高的门庭，正对街面。据说，这是解放前上塘大地主周弯子建的房子，土改之后分给了穷人。周弯子的爷爷，在镇子上给有钱的掌柜当跑趟的。有一天，有人给掌柜送信，说第二天高粱涨价，让他赶紧囤积高粱。谁知，掌柜的正在后院设赌，跑趟的私下里拆了信，得知消息后，一口气跑回家，将消息透露给他父亲，他父亲连夜

借钱，四处收买高粱，几日之内发了横财，成了财主。那时的高粱怎么就那么值钱，大概也只有高粱知道。

大地主周弯子，祖上因为有钱，房子造得气派，但毕竟年深日久，外表旧得不能再旧，瓦楞上长着一簇簇青草，墙壁上沉积着黄一块紫一块的斑痕，让人看了沉闷、压抑，心里不免也要长出青草，再加上厢房已无人居住，门口的门边另挡起了牲畜圈，牛马粪味不绝如缕，年轻人呆久了，心里不光长出青草，长出大树也说不定。

晚于老房子的，当然是中街，它们是前街的后代，前街的儿子，比老房年轻三四十岁。它们的出现，大都因为父母在老房里生养了一堆儿女，到儿女长大，老房子住不开，需要向外扩张，就把房子盖到后边。

生养儿女的，本是父母，向外扩张的，却要儿女自己。因为他们的父母生养太多，实在没有能力管了。就说前街东头的老申太太，细脚伶仃的一个镇上女子，却为申家生下五个五大三粗的儿子，三个人高马大的闺女，闺女再大，嫁给别人家，不用管房，儿子不行，不但管房，还得管娶媳妇。可是她的丈夫申明义，十几岁就在外面当装卸工，中年回乡，哪里懂得过庄稼日子的路数。不会过，又不能不过，要过，儿子大了，就得给儿子娶媳妇，盖房子。危难之中，只有选择一条路，只管娶媳妇，不管房子。老大结婚，老大自己出去盖房，老二结婚，老二自己出去盖房，老三结婚，老三自己出去盖房，剩下老四和老五，就问，哪一个能养老？能养老的留下，不能养老的也请滚蛋。说是问，其实早已经